

上海圖書館藏







酌中志卷之二



典禮之臣 紀畧第五 三朝

明寺人劉時泰 撰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邱蕪掌東
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
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
退後允江陵在外之相業 聖母 神廟之眷注皆
以 為自牖之驗也 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

卷一

一

別有軒

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
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為多司禮監所刻啓蒙集四書
直解性理大全帝鑑圖說等書至今見之者莫不贊
嗟歎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
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益梅汝作舟
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允馮寫大字扁聯之
類即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
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勅同

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 神廟偶醉佩劍夜遊

將一內官頭髮砍下又杖二十內官幾斃 慈聖老娘

知之翌晨尚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 特召閣部文

武大臣謁告 太廟將廢 神廟立 潞王且先令

喧傳於宮中 神廟恐懼滋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

客用孫海斥矣 孫得秀温祥周海皆私家間住此萬

曆八年十一月事也 潞王之入朝 神廟也至景運

門即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一室 瑞王 惠王

卷二 二 別有軒

桂王之入朝 光廟及 先帝也至宮門始下轎烏自江陵
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系張宏名下
又侍 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為 神廟畫計害馮
宏於鯨為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張司禮馮公前輩
有骨力培養 聖德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從吏
神廟傳旨着馮保私宅閑住云云 神廟猶豫尚不忍
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 旨馮某必不
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 孝陵復以言官

江東之等疏遂籍沒馮保張大受楊舟徐爵等產是
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
佑侄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
與邦寧皆瘦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葬於留
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
先帝即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保名下也擬奏請卹
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客齋廣東人所
謂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

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
欽遣閱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
左右間有以貨盡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
廟頗悼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
隆居官之美具見墓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
存是以脩然長逝蓋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
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為宏名下剛介寡學馳
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外後掌東廠蕪內府供用庫

印頗為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尚智招權納賄
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元旦
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 神廟出大理評寺
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于仁得
削籍仍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
召入時 皇長子九齡矣 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
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尚智
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

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側鯨弟書紳廕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張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為人鯁直不阿好看書每據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宮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與力自此內執事多有

諧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老五名勲者私與戚
臣武清侯李家結婚又名下蕭玉王忠頗怙寵恣肆
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退誠着田義
掌司禮監印孫暹提督東廠該孫暹等題為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是逆為犯張誠張楨及各弟侄張勲
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侄霍文燦等各犯并王
玉王思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
段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

庄房田地俱着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籍沒入官不
許隱漏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
發南海子淨軍看守牆鋪違家人張勳霍文炳等內官
張楨錢思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
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勳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
至泰昌元年秋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
勅大審同曹御史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
獄墻壞損適有疾遂絕粒度死先帝東宮紀事高

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及二人以從龍勞陞
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諭祭為身後榮焉沒誠
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太監義陝西
西安府人嘉靖二十一年選入繇文書房陞南京守
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
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
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朴寡言休、有量人
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災其夏偶與先監

夜坐深話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乃携兩奏稿
往見田看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 神廟其一疏畧
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
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
不行進奏伏乞 萬歲爺簡覽批云其二疏畧云臣
義等竊見 御前執事宮人內官或干 聖怒責處
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甚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
虛日盖以 聖旨欽傳即以本日開刑動刑職名具

奏因懼罪干已輒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罪連累晝夜嚴加墩鎖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揚山女一事但兩宮回祿咸稱不知熾火煅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即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憫况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今耳聞目見爰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

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真犬馬之不
如也伏望 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 神廟嘉納
之田名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材廣交
縉紳凡田所進納 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
亦推赤不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
西山碧雲寺俱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
矩繼暹掌東廠矣田至乙巳八月卒葬磨石口繼田
掌印者亦先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

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
廠者魏伸也成敬三十二年選入繇秉筆掌印性豪
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啗不甚
喜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 欽遣閱視京營
而識見深沉料事屢中己酉之正月壬辰訛言虜從
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塞路城門為之晝
閉 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 萬歲爺寬懷
如真有虜驚兵部豈無塘報此誤傳也其後始知果

抄本

薊師王國棟夷丁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
而火光燭天遙見夷粧遂驚言虜至也其掌班侯清
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解救為多成卒
於庚戌秋葬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伸繼之秉
筆李浚掌東廠矣伸碌々苛謹廠體印體從此漸墮
伸卒年餘 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浚以督
廠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也 辛亥冬浚卒 特
命乾清宮管事常雲獨力辦膳 神廟陞正陽門提

督李思文書房盧受為秉筆次年春以思掌司禮監
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

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廟重慶萬壽聖節

時西山楊家頂觀音庵僧處牡丹忽開一朵管花內

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為寺中功德將所開牡丹移

進御前神廟甚喜悅為瑞焉受與魏伸皆嘉靖四

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思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先

監為同年思能書為人坦率今之秉筆曾復起掌印

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
太監秀華又皆宋晉名下也不數年李思卒盧受自
此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王應朝唐之徵許秉彛等
俱掌家掌班也今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永祥文書房
陸南京守備張太監應朝秉筆李太監竒茂李太監
承芳皆盧名下也李承芳善剗生產厚蓄積惜年齒
尚富因甘恬退於崇禎己卯夏復起掌東廠署司禮監
印即率意妄奏若籍體乾產可百餘萬足脩京城河上

城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為題逮體乾名下
李晉田玉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沒晉等產凡親
屬牽累者可數百家都中為之不寧承芳既不稱任
使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晉等尋自東廠送
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叅送內犯董貴常國安徐
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計二
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住
房上下四旁偏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住

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絞遂吃素叩佛書寫佛
經復度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
赦蒙內閣范相公伏粹釋承芳罪 御筆特改承芳
外衛軍晉等亦改充外衛軍初萬曆庚申秋 神廟
賓天 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郎勞久陞秉筆掌
東廠兼尚膳監印其年冬義辭任閑住 先帝以沈
蔭掌東廠今曾秉筆張邦詔郝隱儒乾清宮管事劉
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啓二年夏蔭為逆賢退斥閑住

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然受
以天啓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矯先帝旨發鳳陽准
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月至崇禎
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馬監印尚膳監印逆
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廟
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丹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
帝時秉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

李晉吳進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彝等
若干人亦皆典禮大內臣顧不能徧載也

抄本



大審平反紀畧第六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熟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即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鍊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

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際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

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太監欲從未減二公持
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而徃救
之况其兄子正諫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
改戍事載泳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至 神廟時御
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曆三十四年
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文署刑
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
茲者伏遇 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 命

出讞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
詔赦之未釋者而并蘇子執審之時幸臺下又以
慈悲之度世者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
之錄固固有福堂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鳴
哀望援即生等叨列法司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
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
骨明燭覆盆甚感夫入井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
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仰體皇仁廣行

善事更有匪夷所思想者蓋古人有宥一人而千萬人
感泣生等敢為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慙批鱗不識
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 聖慈如天待以不死彼
日夕焚香頂戴叩恩無極第其近日有瞽母倚閣堪
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與
母訣鼯鼯為伍柱枯是親已微喘之奄、迫夜臺之
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悲可知臺下
地切 紫宸春先函谷豈新夕秦解此南冠况朝鮮

之後釋放逮繫在 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
及纍囚於言官豈靳雨露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
閣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至于導 肆赦而請釋者
既未奉有 明諭則從熟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徃
例不然 朝廷詔令為虛文而法司壅閑負重謹矣
故于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皆灼見其有可生之
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失若以一二情罪已確應與衆
共棄者俱據實奏 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襄公平之

典而遂知臺下之虛衷涵納者也仰希鑒炤不勝延
佇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 勅審錄至初十日方
審至曹御史除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曾有奏帖
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郊時前到大理寺會同三法
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炤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東
司有斬罪犯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為
諫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改不及豈敢惜死惟是
原籍廣東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

犯人在監晝夜思憂患病沉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
一見忠孝兩失雖死於九泉不成人類望乞 欽命
列位轉奏 聖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子
孫感戴 天恩 臣向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
激眊 聖上况是 欽依人犯屢有嚴 旨誰敢輕
議 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
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識忌諱罪實自取雖係是
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諫事仰仗 天威久已平定

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老母今遇
欽恤大典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 聖明大德好
生况親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望
 息無日不若具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
請定奪煩 欽使大人轉達 天聽有科道梁有年
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是欽犯不敢輕議但
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竒遊赦過
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過九十朝不保夕本犯

亦奄々待斃衆所共見幸遇 欽恤之時仰體 聖
明好生德意合詞 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據此
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語會議批語奏
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 神廟在宮年侍 聖母慈聖
老娘々於慈寧宮 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母九十餘
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 神廟萬壽節躬詣
聖母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註誤之
臣 神廟聖性至孝即跪承 恩旨至十月內始將

曹御史釋放內犯張楨則未允也又光廟于三十
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慈聖老娘
壽齡六袞喜育玄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
聖母徽號恭熹二字詔赦天下光廟生母恭
妃王老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曰宮闈疊慶也先監
於間實暗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溫厚詳婉不
以扶同為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藹惻真可
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牖之義焉

宮府同秉之雅為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
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然耶抑仰
導聖母慈訓之一證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
左右此平反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
後塵者累臣敬叙梗概以恭識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抄本

先監遺事紀畧第七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
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年選入泮秉筆高
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
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
軍廷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墻先監奉勅押發
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記實詩一卷沿途
庶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

郭明龍正域李九我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
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玩歎賞曰真
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個字
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慎如此一日姜
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
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力諫
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深念
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秘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

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
旨則 神廟御筆行草所書按舊制凡有 御批即
片紙隻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
君德如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 神廟震怒欲詳
覈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註籍惟
歸德沈相公入閣即具東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
奏曰奉使內臣固仰導 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
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提騎逮

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
結局遐荒幸甚 神廟嘉納為福建內官高家進到
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搭票着內庫查收先監奏
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着內庫收恐看得 聖朝
希罕異物也今此 旨宜曰着賦罰庫查收其慎重
國體 天言如此鎮撫司刑部所監呈誤諸臣內
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多曲存培
養 聖德遇事即諫草多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

盡知也榮昌公主者 神廟之嫡長女也 光廟之
姊也魯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 神廟
怒甚特召先監至 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
曰此閨壺小事不宜上動 聖心傳聞不便遂擬
諭閣臣以為覽東廠事件某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回
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及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
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
也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

設噐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 御前一日先監偶
購得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楷書金字
寶積經鬼子母帙子緣第一百六名人題跋甚多元
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強求西
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為自然勝勉強以之覺世抑
以見佛道之深不猶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好
善皆賴之云其畫也黯淡朴素之中神彩煥發世尊
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顏可憫鉢內之兒以手據

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群魔恠之亮
狼獾惡眉目如生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
人所能贗為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

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宮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

同此手卷著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矩頂

上千歲爺乞睿鑒此書暇時并鑒此卷蓋于進奉

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
諸書周程濂洛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

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隻眸如電嬰童時至京
大金吾陸炳一見咤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下
而今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
年以掌東廠善司禮監印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庵側
建一石塔于塚上曰太極鎮山塔暨一石坊于墓道
前曰勅葬中使神道穴有石門額其上曰還一仙洞
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值房端坐以
逝神廟極為悼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繇廊下家

出玄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
西安門出至箔子衲衲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葬法
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 賜諭祭几壇祠額
曰忠清更給護 勅脩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
臨弔送喪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賡晉
江李相公廷機 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
其文有曰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
神廟推恩特將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

局印管文書官馬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
廟登極復陞雲隨堂予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
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為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
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能覆物知與不知咸
心服也語具憂危竝議後紀中及丙午秋五年大審
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
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其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
敬愛之先監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

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先監卒後
數年始完惜督刊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
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監之最愛周禮但向左右曰文中子
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又曾見一書內載宋章
聖讀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對曰人臣
卒給含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
何用骨為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
註訓鼎炤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志

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曆甲辰偶見坊間售有
羲經十一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
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
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
可愛漢儒費直亂易根因剖辨無餘蘊且力主文王
作文辭之說絕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楊雄解難魏伯
陽叅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
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

監卒後纍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又先年曾聞開
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刊經史不可不買一部纍臣
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
則周公繫文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
記註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又三國志高
貴卿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
文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辯已明宋程
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柰今繩於舉業拘於

卷二

二十四

別有軒

大全誰敢如傳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
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
學衍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落
無先監之傳也惜哉先監遺像 在德勝門裏 欽
賜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落淚其德望孚人未艾可
知先監九歲即選入萬曆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
其同母弟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為多廕
大金吾陳居恭萬策第四子也 誥贈是以及先監

之二親烏纍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
望今古希有自萬曆辛丑纍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
見疾言遽色體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
羽翼忠良仰全君德即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
易者惟不好飲酒凡退食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跏趺
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山記遊閒中紀述惜未刻
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亦不好聚蓄書畫玩好
之類嘉靖庚戌之變虜薄都城高太監忠披堅銳

卷二

二十五

別有軒

扞禦著勞先監是時十二歲矣目擊心慕是以有志
經濟每留意于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蠲賑
者時密奏節儲以蘇民困更留心于邊塞衛險士馬
登耗會審妖書曾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
塞上極為敬服萬曆乙巳冬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
為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
方數百里棄之于奴首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
竊嘆已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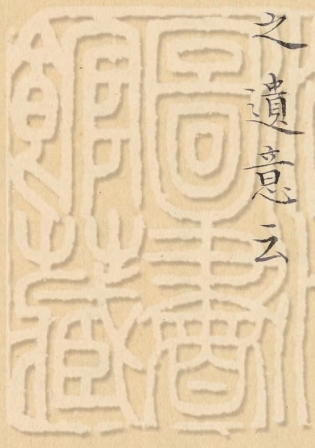
掌家王朝弼即今之王應朝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
順做買賣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章滿公車蓋原
委根因盧原不知繇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尚可言哉
纍臣曾見嘉靖年間詞臣龔君用鄉所著書曰雲罔
選稿內載奉使朝鮮曰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
舊遼陽則糧可直達開原城西老米灣開原與廣寧
頗近聲息可通守邊最易纍臣自十餘歲便隨先將
軍宦遼陽寓三十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

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修邊墻則偵哨獨不可
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騎射火器獨不
可為正兵為奇兵為守禦乎五年滅奴雖袁督師一言
自誤矣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
已矣痛尚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遼陽哉西
而薊門戚師帥繼光之遺制盡死春秋兩班修築恐
不無鹵莽塞地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恐
山西更甚撻砮窳罷匱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回

想我 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
有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翱有言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今不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纍臣
幽繫圜扉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空抱杞
人之憂向誰洒英雄之淚如 九廟之靈憐鑒若愚
血誠願於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鐘
鼓無聲而我之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
可酬於冥路即所以上報 國恩下雪父耻也纍臣

抄本

非輕於談兵喜事之人又非敢輕洩省中之語惟念
以羊易牛非胡斲何以彰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
賢須鍾儀始能遠達于晉是以羅列於首不憚疊
以代鳴哀言善之遺意云



兩朝椒難紀畧第八

光廟自元配 孝元貞皇后郭老娘 曾誕公主外

有 孝和皇后王老娘 誕 先帝即封才人者也

又 今上本生 聖母賢妃劉老娘 即 孝純皇

后也 又傅老娘 即 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

西李老娘 即 誕生八公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封

康妃者也 東李老娘 即莊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

侍者未得封號極與逆賢容氏不合 先帝即位之

後即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賜過
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桌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
痛哭良久從容投環至今尚以宮人殞無人肯為伸雪
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
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光廟莊妃李老娘
性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者宮中多
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前及奉先帝聖
旨撫視今上凡起居食息則內外執事愛護閤切勝

於親生也者凡頤養 聖躬勤於學問雖皆錄天縱
然誘掖獎勸蓋 莊妃老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
應元者逆賢之同官徐文輔之老叔先為承奉副後
將承奉正張忠遠斥而應元為承奉正王文政為承
奉副應元既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自
得或笞詈左右無所忌 莊妃老娘為人謹重寡
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
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也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

人多快之 光廟臨御未久三宮未脩痛哉 先帝
后中宮張娘：郎 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
之女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 后文明
遂於宮中捏言 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
女也其年秋臺臣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 陛辭頻
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亮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
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啣恨之天啓三年
張娘有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宮人之異已者故託

不更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偶腰痛受捶過度
竟損元子睿胎東宮王娘、京師人西宮段娘
、南直人俱無出裕妃張娘、者已有身舖宮曆冊
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遂賢恚其異已
於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
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食飲經數
日後天大雨尚力疾匍匐於簷雷之次伏啗雨水數
口氣絕宮門外看守宮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草

封如宮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 今上登極始復封
改葬如禮云 成妃李娘者天啓四年二月三十
日誕生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 中宮
張娘偶病 范娘即慧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
任娘即容妃封皇貴妃者尚未誕生 皇第三子時
李娘間侍 先帝寢偶暗為范娘乞憐客魏偵知
之遂矯旨革封絕食飲欲如處 裕妃故事仍將內府
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為 成妃用事人也即降黷

南海子尋矯 旨殺之先時 成妃見 裕妃生、餓
死遂平居時凡簷瓦磚縫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
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解姑退斥為宮人遷于
乾西某所居住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
號養贍居於慈慶宮後之某宮此外馮貴人等或絕
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誤觸
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 先帝亦末如之何也已
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卷二

三十一

別有軒



抄本

正監蒙難紀畧第九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係

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

撥司禮監為掌印馮太監保名下

承天守備太監杜茂焯管杜陝西人耿進

時讀書習倣多嬉玩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橈上用繩

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倣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

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張

宏輩卵翼庇護之也 神廟二十年後兼知監學問
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容薦遂于 光廟未膺冊
立之前 御點為皇長子伴讀 光廟之乳媪姓曾直
隸人也 光廟升遐發引後 神主虞祭回進德勝
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登等大金
吾駭思恭等感嘆之見吏科侯震賜疏 光廟生母
恭妃王老娘 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
無怠肆 光廟髻鬢觀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

九年春 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
惟監擁護保衛之功為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 光
廟膺冊立後 神廟點徐文兆為典璽局郎韓奉用
為紀事吳進忠為典璽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伴
讀盧進為典膳張忠劉忠劉朝等各為典兵等局官
陳應科王輔等為近侍及 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
次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諛
向外廷指稱 令旨以囑托事情初徐文兆

張忠相爭 光廟奏聞 神廟震怒俱降做
年墩鎖 皇貴妃鄭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
張不在徐遂復徐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
月始釋竟以廢病比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
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
東廠盧太監受奏 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益狂肆
不悛復將所使小廝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
啓六年王體乾奉 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

陞 天壽山某陵簽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雖也所

以逆賢臭味同焉初 光廟在乾清宮時偶宮人王

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 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

以病故奏聞於是 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

心踈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 光廟令旨稱本宮云

監視草也 神廟賜 光廟銀數千兩以慰之始陞監

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過年節冬至千秋節

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

卷二

三十四

別有軒

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臣陞管事掌兵仗局仰天
啟元年為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解閃得
苟存監既萬曆年間頻杜門養疴時沉酣典籍無書
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
法先監之所為先監形不甚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
如曙星潤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
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為先監之賢
在臯陶之瘖也人多以此少之 光廟登極監匡輔

秉政允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邸監惟掌中帽局一
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
慎初三要 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監疏
力救得降調 光廟孝養 神廟皇貴妃鄭老娘
於慈寧宮及保全文事 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
進常雲等各陞秩予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
德完等議興大工一月之間善政種々皆監獨力贊
導之也監為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

強壯凡隨侍 先帝朝講昏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
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
中監白皙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
所刻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
不敢蓄後金亦蒙 今上眷注陞秉筆掌御用監印
金性寬緩而監性卞急然同年契愛無踰兩人者也
先帝登極月餘客氏罷伊始曾 欽賜客氏人參一
袋約重二三十觔逆賢即攘奪抱起監直房曰天賜

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諂諛如此監自泰昌元年
八月至天啓元年五月其直房先在乾清宮門之西
南廊後遷位於隆道閣西小房每稱病靜坐曾蒙

先帝御書輔朕為仁明之主之字於扇以賜之不常
在御前或有事但撻拽一至而已凡有文書皆趨
思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
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
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也初

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侄曾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陸秉筆未久任以老病卒又謀欲於留都改葬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忍泯天啓元年三月初興光廟陵上大工秉筆高公諱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微臣局量已盈敝車難以任重云監擊節賞之曰破車碍着好路兇化得妙此誰筆

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時泰也累臣原名時泰避
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
高公至直房隨喚累臣慰勉以銀兩錢幣旌之且顧
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都好學讀書如劉長官我方
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曆乙巳冬奏請 神廟重刊大
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累臣曾具單募化
同舍之人捐資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供安一部
以示永久其單前并言乃乙未年罪苦中語監後見

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邊靜寧趙思
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冰人也其獎誘
後人如此監於天啓元年五月得告既奉 旨着掌
司禮監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
罪不領官等語盖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攘
其印而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
搆譖陷害以畢其命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懷前救
命思猶豫未忍時王體乾亟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

容氏密向逆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 聖心若一回
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
子淨軍即陞劉朝南海子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
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
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家人紀其飲食今日改調某
園明日改調某舖漸之危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餒或暗
餉一糕一餅者即痛打遠斥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
搽刨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又數日不死朝欲徼

客魏之喜遂密授意于下手者撲而縊殺之脩見崇
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奏丁詔等疏中初
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奉有温
諭即出不料科臣霍維華具疏規刺監將抄揭差名
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為咨嗟然已
無可奈何又經畧熊廷弼再起赴遠雅敬重監及鄒
都憲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為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
未卒之先秋雨霖霑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

高公徐步簷前仰天太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
密向纍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默然而不
言其必西歸乎主僕私語不覺盈、淚下恐人見隨
拭之纍臣得舊唐書列傳曰察有張柬之等五人
不得令終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讚有曰天為籠去將安
所更心如刺促叔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
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公進臯曹公化
淳王公裕民揚公卷劉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脩至

凡發南京者晝則墩鎖夜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
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思
數人張永齡寫字史輔民皆監之經理本章者及監
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惜哉監之為人也
噐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
而認賊為子誤中妖媪之焰遂終為所圖視王體乾
為道義卒攘其位而槩其命世事糾紛轆轤誠有出
于意料外者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

初高公最先告病候 旨詣河邊直房監尚在宮曾
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曾上則高公必
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 光廟寵眷 西李老
娘、遠在 東李傅兩位老娘、之上監恒不憚見
西李老娘、未嘗叩也 西李老娘、下用事之李
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尚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
不至既移宮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 神廟昭妃劉

老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亦奏請一二而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氏炎：體乾縮胸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毒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大體圖事之機會不無單板踈漏盖有未能盡善者為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豈非天哉 今上登極後即霑 思邨崇禎二年夏
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 聖
恩錫祠額曰昭忠為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
濟宮西有布舖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
是以難處清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饒裕未嘗詘
也監善書奕碁或輸則必疏着以求勝方已又矜滿
孤立卞急取下頗為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
養尚未純粹如先監矩也或曰各成其是而已矣

卷二

四十一

別有軒



抄本

逆賢亂政紀畧第十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
史賓裴昇張文元為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
選 熹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 旨殺之
擯退掌東廠之沈蔭而昇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
薦鍾羽正等詞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
託心腹掌班劉榮結交閣臣沈淮導 上以武暗通
線索設立內操差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

器械實所以開內鎮守之基也巧留客氏於內鈐制
宮壺先殺光廟之趙選侍後殺熹廟之裕妃貴
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李娘之封絕食幾死
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逆克殘如此名之曰逆
不亦宜乎又導引先帝在宮中習放鳥銃天啓二年
失記月日有御前煖閣王進忠在先帝前放銃
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踪幾危聖駕改陞王進天師
庵草場貽場四年六月十一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

起一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為景雲此喜色也又曰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三月內視太學逆賢王體乾擅政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先帝速還宮至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即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宮張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處大舟上飲酒樂甚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源皆不過二十餘歲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盪漾上身自刺船二瑞

卷二

四十三

別有軒

佐之相顧歎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俱墮水船上
金銀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譁盡無人色逆賢客
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不濟事最先奔趨
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高劉二豎子
皆滄斃後贈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
親赴大高玄殿作法會瞻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擁
縱淫者逆賢而乘政掌印者體乾也九月先帝賜
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鈕玉筋篆

文印九字分三行曰 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曰

欽賜奉聖夫人容氏印每顆金俱重二百兩鑄刻者
御用監也篆字者中書也劄金龍印盒則內官監也

先是萬曆年間乾清宮坤寧宮災 皇后之寶被焚

及四十二年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

須寶鈴識垂之久遠 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以

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中書謝稷也終 孝端顯皇

后中宮寶竟未補造是時體乾等損忘之耶今諛逆

卷二

四十四

別有軒

賢乳媪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天啓六年夏體乾
等奉勅到法司大熟審忍悖祖宗欽恤之意重
咎戚臣鄭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之端
令重打萬工部環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衆耳衆
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叩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
義契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
款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
者比之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

已按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啓四年十月初一日
享 太廟遲誤被臺省叅劾遂生逼上陽道始與逆賢
通焉凡有書札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南紅
紙簽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鈴曰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掌
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着心腹官人齎送逆賢
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念與逆賢
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崔呈
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彛導引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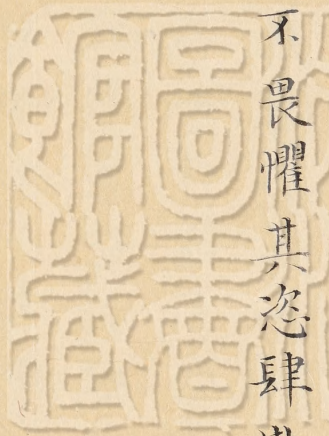
卷二

抄本

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掌
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炤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
每日早齋赴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
無摺子姓名恭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尚同簡舉固
敢異同其永貞之摺則累臣所代謄抄者也是以目
擊最真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彛係元雅掌家內
官監管理大工催攢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
家帶銜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

朝輔孫暹等每日見朝用即叩頭稱老叔其侄王永
祿亦奏廢至都督同知則勢燄可知也逆賢奢侈性
成服飾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總而內
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
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為綉造或褻衣袂褲而金
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衣
比御服僅讓柘黃至於按節令應景制更從古以
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為異且性貪饕善飲

啗尤好噉大肉秉筆涂文輔或管事劉忠每自鄉閭
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之內以享逆賢既飽飲令其
衆名下手奪口噉頃吏立盡以為笑樂說者曰殿內
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



外廷線索紀畧第十一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擢奏汪文言既逮
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
漣奏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
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
佞貪狠實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
國老也與客氏日在御前替逆賢巧法庇覆款語
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

餘疏槩置不聽賢既得瓦全便從此放心放手為惡
無復忌憚實揚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
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督李永貞掌巾帽
局邱石元雅掌針工局邱涂文輔掌御馬監邱而文
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揚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酬保
安之勞賢之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後差往遼東亦所
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揚公疏有門生閣老字
樣南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

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己意用墨筆間點縉紳
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閣部詞
林巡撫葉向高韓爌等何如罷錢謙益成基命繆昌
期姚希孟陳子莊侯恪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
付逆賢皆目為邪黨託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
崑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
史汝翥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

工部郎萬燝適際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史御
筆改此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啓五年十二月間又
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尚
嫌輕者體乾輩也初替崔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彝
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大工興後逆
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面會即屏人
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鑒等錄之類
逆賢奉為聖書心甚悅之以為崔家疼我替我設法

報讐出氣也一時捏詞獻諛入告者梁亭環李魯
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賊之嚴旨四六駢儷
之溫旨皆崑山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
中書官可證也凡逆賢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
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閣有底簿可攷也凡內
府衙門及閣揭搭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
永貞涂文輔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
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

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
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為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
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鑑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
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
龍左光斗孫居相李禕邦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
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
熊明遇沈維炳熊奮渭甄淑等其後又列真為國不
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

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
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禎劉廷元開詩教等若
千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
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
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蔣允儀
侯恂游士任等部郎常博則賀煊今改名世壽張光
前孫必顯汪始亨等藩臬俱失記任子貲郎武弁則
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郎張懋忠等若干人最狠最

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者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
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
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鄴霹靂火惠
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
三十六人地殺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
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
便覽該處的並親筆所寫該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
人即付永貞元雅文輔抄小楷摺子又崔呈秀遞入

點將錄天鑑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個摺子只
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藏一個御前傳出削處
某人、多驚訝以為聖上怎就知道某係邪黨某
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鐸宗族某係程註
之子只當是東廠密奏事件其後年月漸久逆賢李
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公然曰某
係某錄某揭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繇來體乾永貞
等身在事中纍臣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曾設

法暗抄下全名為今日邱證耳自逆賢擅政從來
先帝中旨非繇一路而至如闔靡冗長如寶璽呈祥
如元亮已放如遠東復內臣鎮守如處各省考官之
類則崑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而曰云以擠去南樂
如纂修三索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呈秀等
稿也如先日拏汪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
皆崑山謀首輔之線索南樂擯高陽之狠著也譬之
鎖未至而鑰已窰入捷如枹鼓外廷何繇而知耶天

啓六年春諫止內臣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
言不可以為分將吏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
文武相害陰啖鼓噪害三維講兵請餉一利查功查
罪一利然閔門之計不過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
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廟罷除鎮守等語而體
乾逆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凡留中之本
各用白套裝盛寫職名註語年月於外收於御前
大豎櫃內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二

卷二

五十二

別有軒

十三日聞 御前燒燬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焚之
矣各人或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承光
覆差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如貴
池所奏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
瑞王敏政翟國禎等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
也每至閣中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初南樂
畝專政遂於告病之際求逆賢密奏 先帝時諭分
票商量又引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

請先帝炤神廟時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天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

曾著纍臣抄謄皆實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入場
主考於二月十五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叅
王之臣先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內惟之
臣姓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
帝遂口傳特留此實從來異數緣之臣邊才不易得
也又萬曆丙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
日偶飲酒過當將試卷多寫踰格排列不下諸卷諸
官銜名遂失鼎甲人多惜之歷任刑部郎中天啟乙

丑秋陞揚州知府其在京時曾與旃檀寺矮僧本福
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
書到本福處于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
本福來往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首內多怨望失
平語鐸僕不解字容本福將鐸圖書鈐暉詩尾粘之
屋壁被錦衣衛人偵知揭詩恭鐸會倪御史文煥等
憚鐸在揚嚴明遂托崔呈秀嗾遂賢矯旨逮鐸至
獄後詳詩句者彈射逐臣等字樣鐸係遷陞反大不

類始知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作也遂復逮
暉白質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係獄時見戚臣鄭承
恩擬辟丙寅熟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心竊怜之
密與方御史震儒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巡捕
營把總谷應選者王體乾之侄婿也與提督張體乾
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尚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
援咀呪祖父律立決于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
乾谷應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于西市四年

九月薛貞瘦死于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卷二

五十五

別有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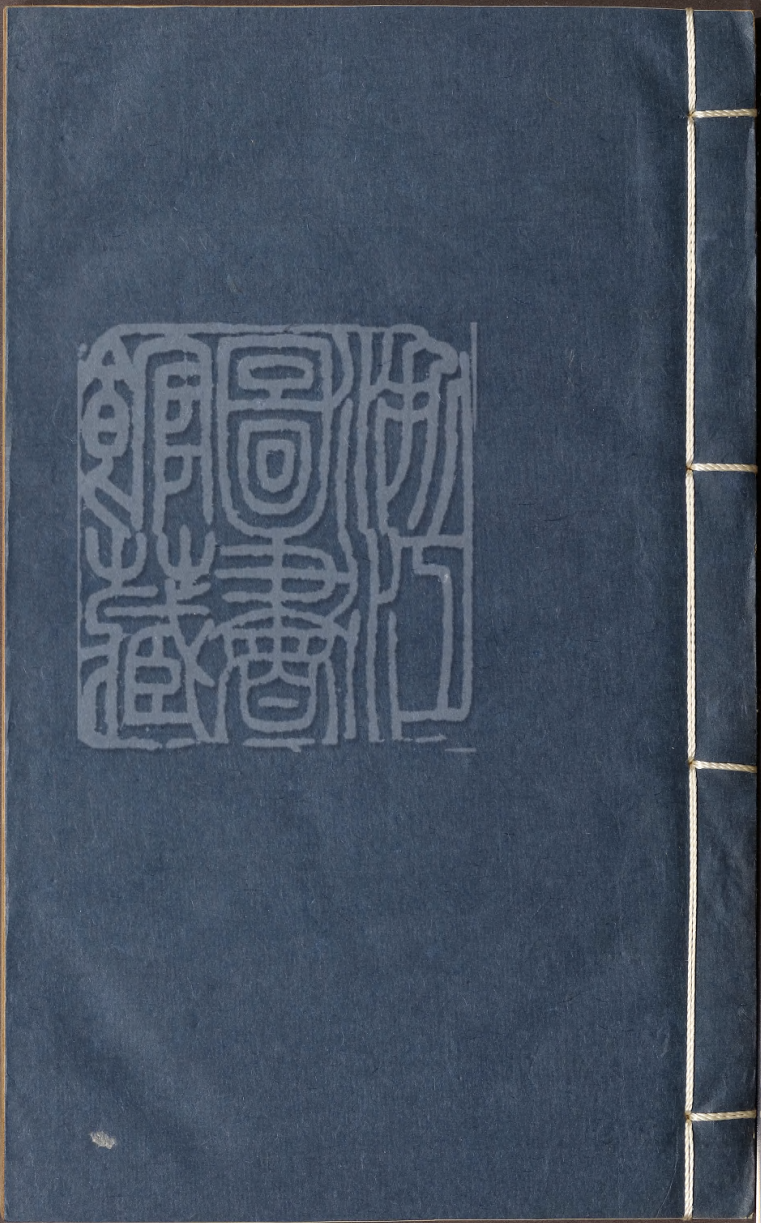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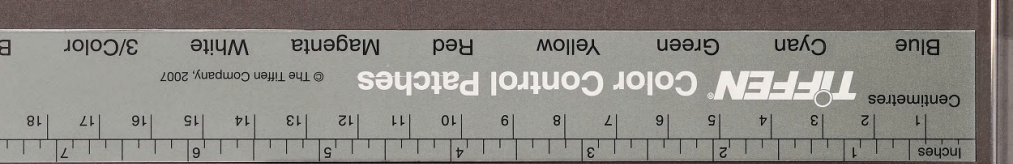
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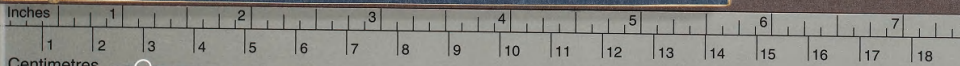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